

“ZHEN FENG” HAO
XUN YANG JIAN
SHI ZONG

孙景生 著

“震风”号巡洋舰失踪

解放军出版社

孙景生 著

「震风」号

巡洋舰失踪

解放军出版社

“震风”号巡洋舰失踪
孙景生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解放军出版社激光照排

河北省新城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1.375印张 450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5065-0800-1/I·108

定 价: 6.40元

第 1 章

1

吴清云睁开惺忪的眼睛时，卧室里已显得微亮了，尽管厚厚的猩红色丝绒窗帘把两扇大窗户遮得挺严实，但从窗帘的中间的缝隙处仍透进一缕光来，显然窗外早已阳光明媚了。

他眨了眨微肿的眼睛，从被窝里伸出胳膊，伸手将床头柜上镀铜台灯拉亮。一道强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

“你干嘛？”吴清云身边依偎着的丽云，显然也被灯光刺醒了，嗔怪地嘟哝了一声，在被窝里扭动着身子，把脸侧向另一边，躲避着亮光的刺激。

吴清云拿起柜上的瑞士手表看了看，时针指向七点四十五分。他突然觉得神经被抽动了一下，强睁开眼睛，掀开被子想下床。

席梦思床的震动，使转过身去的丽云又回转过头来：“司令，怎么不睡啦？昨天夜里直闹到两点，干嘛不多睡会儿！”

丽云半睁半闭着眼睛，嘴撅起来，很不开心地问。

“快八点啦……”吴清云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呵欠，“是想睡啊，可是公务在身，没法子哦。”他说着，回手拧了一下丽云白嫩的脸蛋，然后要坐起来。

他这一拧，把女人的娇劲拧出来了。丽云嗯了一声，立即伸出丰腴的臂膀，把吴清云欲起的身子又按倒在枕头上，娇声说道：

“再睡一会儿嘛。”

吴清云乐了，他就喜欢丽云跟他撒娇的样子，他的老婆武桂芝就缺乏这种温柔劲。他用一只胳膊撑着身子，微笑着看着丽云那柔嫩的脖颈，禁不住伸手抚摩着她那圆圆的、裸露的肩膀，嘴里喃喃地：“是啊，真有点舍不得你哦。”

丽云的脸庞渐渐显得粉红了，她一头钻进吴清云的怀里，咯咯咯地笑起来。

笑声荡进吴清云的心里，撩拨得他心里痒痒的，他的手情不自禁地伸进了被窝……

突然，他停住了手，把丽云从怀里推开，起身呼地坐起来。一伸腿就下了床。动作迅速而干练，与两秒钟前的情绪大相径庭。一瞬间，把丽云弄愣了。

“不能再闹啦，再不起来要误公事。”吴清云穿上拖鞋站起身，拉了拉滑下肩膀的睡衣，回身对嘟哝着嘴的丽云说。

“公事，公事，什么公事？也不好好说，就狠狠地把人家往旁边一推。”丽云嗔怒地发着愠火。

“喂，真有重要公务。”吴清云的口气软下来，回身扑到丽云的身上，假装柔情地说：“吻一下吧。”说完在丽云的

脸蛋上轻吻了一下。

“胡子，胡子。”丽云叫起来。

“好，我去刮胡子。”吴清云乘机站起来，向盥洗室走去。

“司令，到底什么重要公务那么急？”

“不该你知道的，你就别问。”吴清云连头也没回，随口说道。吴清云从盥洗室出来，已是焕然一新。头上抹了油，头发油光闪亮，胡子刮得铁青，四十八岁的年龄仍透着几分英武之气。他身材适中，微胖但并不臃肿，脸部饱满而有光泽，穿着睡衣走在地毯上，依然迈着军人的步子，这也许是他十七岁进黄埔一期训练的结果。

他上前去拉猩红的丝绒窗帘，边拉边对睡在床上的丽云说：“你也该起来啦。”

床上没有回音。

他又去拉另一扇窗户的窗帘：“你也该起来去政工处上班啦，否则那些‘水鸭子’又在背后瞎捣鼓，说我袒护你。”

床上仍然没有回音，丽云侧着身子，连动都没动一下。

“丽云，你怎么啦？”吴清云纳闷，走到床前，俯下身子，轻声问。

“怎么啦？你要起来了，就赶我起来，你搂着我睡觉时，就随你睡到什么时候！”丽云突然气呼呼地大叫起来。

吴清云无奈地摇了摇头。嗨，女人真难琢磨，刚才还温柔得象一泓春水，现在就发这么大的脾气。是的，尽管吴清云是个令多少陆军将官羡慕而又嫉妒的、堂堂正正的国民党海军代总司令，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宠儿，然而在女人面前，他则永远是只猫。

“唤哟哟，丽小姐发这么大火啊……”吴清云陪着笑脸，用手去抚摸丽云那浓黑的卷着波浪的头发，“到底为的啥嘛？哦，是不是内弟的事啊？昨天夜里不是都答应你了嘛，等英国人送的‘震风’号巡洋舰一回来，让他上舰，开开洋荤。这艘舰，以后除‘峨嵋’号外，就是最大的战斗舰，也是我的座舰……”吴清云说着说着，神采飞扬起来，特别是提到“震风”号巡洋舰，他精神异常抖擞，仿佛“震风”号是他的家产。

“不是为了这个。”丽云的声调忽然软了下来，“我知道司令答应的事是不会变的”，她感到高兴的是，吴清云没有忘记她弟弟的事，“是刚才司令说的那句话太气人了。”

“哪句话？”吴清云见丽云的脸已经阴转晴了，放心地问。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不该知道？我是政工处的机要秘书，什么秘密我不知道？以往你啥事瞒过我啊？要不，就是国军打了大败仗了，什么将军又以身殉国了。要不，你这个代总司令的代字，给老头子一笔勾掉了。可瞧你的样，又不象有这种喜事，倒象要去火车站接你的太太……”

“嗨，你扯到哪里去了……”丽云的话倒勾起了吴清云的心病，他朝思暮想，梦寐以求，就是这个“代”，字象根肉刺扎在心里，时而戳得他心里隐隐作痛。他知道，海军总司令这块肥肉早就吸引了同僚中无数双狼一般的眼睛，他担心有朝一日，自己这个代总司令的座椅要被抽掉。他这个总司令已经代了一年多了，蒋介石并没有流露出把这顶“代”字的帽子搞掉的意思，他总觉有危机的浪潮在袭击

他。在海军，他就有这样的对立面，他听说，青岛海校的少将副校长兼海军训练团主任郑龙石就在给他使坏。可他又对郑龙石无可奈何，因为，他知道郑龙石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官出身，皇帝的御前太监哪！

再说，蒋介石两次征求海军副总司令的人选时都提到过郑龙石，只是都被吴清云找借口暂时挡了过去，就此看来，郑龙石在蒋介石眼里与他吴清云在蒋介石眼里的份量，是旗鼓相当。可见，他这个“横袍马褂”出身，“核心豆瓣”成员，“十三太保”之一的吴清云，也只能与郑龙石这个御前太监在皇帝老子面前平起平坐，难分秋色。这正是他最不服气的。可是，吴清云细想想，自己在蒋介石眼里还是略高一筹的。尽管海校副校长也是一个肥缺（蒋介石兼各种军校的校长）那跟他这个海军代总司令比，还毕竟逊色不少。想到这一点，他感到宽慰多了。他心里常说：让这条狗先吠几天，等把这个“代”字抹掉了，再收拾他不迟。可是，今日清晨，他睁开眼睛，就觉得心里不踏实，因为昨日，他按到蒋介石侍从室的电话，今日上午九时半，蒋介石要召见他。这个电话，象一只嗡嗡的黄蜂无休止地骚扰着他，使他坐卧不宁。尽管夫人武桂芝去上海三天，他可乘此良机和丽云欢度良宵，暂时把他从忐忑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可是清醒后，那只黄蜂又在他脑子里盘旋了。到底蒋介石召见他干什么呢？是询问“震风”号巡洋舰的事？他让侍从室打电话来就行了嘛；是又为增添付总司令的事？他妈的，我这个代总司令还没真除呢；是真除我的代总司令？听说老头子正为东北战局伤脑筋呢……嗨，不管他！

“告诉你，我的丽小组，今天上午九点，蒋主席召见

我。”吴清云又拉过丽云的手，轻轻的抚摩着，“你说，这不是重要公务吗？”

“谁叫你不早说，卖啥关子……”丽云不认输地娇声说。

“你呀！”吴清云在丽云的脸颊上轻轻的捏了一下，“就是嘴狠！”

丽云吃吃地笑了几声，然后问：“喂，我说司令，现在没用金圆券，为什么还要限价？听说强制办法正式公布，规定所发行的金圆券和美金的比率为四比一，金圆券一元等于美金的二角五分。”丽云最感头痛的还是附带的两个办法，限制物价的强制收买百姓的手中的金银外币。照规定，如果不在这个月底前把金银外币照官价卖给各地的中央银行，那就算是犯法，要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呀，可以保持新币币值的稳定嘛！”吴清云犹豫了片刻，他在考虑用什么样准确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不懂……”

“我也糊涂，不过你可别太呆了哦……”

“什么太呆啦？你说清楚一点嘛！”丽云娇嗔地推了吴清云一把。

“嘀铃铃——”床头柜前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吴清云走过去关上台灯，拿起话筒。

“喂，谁啊？”

“总座吗？”电话是吴清云的生活副官上尉吴闵打来的。

“我就是啊，有什么事？”

“总座，您该起来啦，不是九点半蒋总裁召见吗？”一向对吴清云忠心耿耿的吴闵提醒道。

“知道啦，我已经起来了，你通知八点备车，我要去司令部一趟。”吴清云很满意这位本家内勤副官。他招呼完正想挂上电话。

“总座，刚才接到司令部办公厅电话，说驻英国大使馆来电，急需总座过目。”

“知道啦。”吴清云又想放下话筒。

“还有，办公厅电话里说，夫人昨夜给办公厅打电话，询问总座的下落，……”

吴清云突然浑身一颤，“夫人昨夜就回来啦？”

“听说夫人带着小少爷坐夜车回来的，还问……”

“还问什么？”

“还问总座昨夜怎么一直没有归家。”

“……”吴清云有点懵懂，无力地放下电话筒，嘴里喃喃自语“怎么这么快就赶回来了呢？”

“司令，你夫人昨夜就回来了？”丽云也显得惊悸地问。

“他妈的！”吴清云唾骂了一句，不知是骂夫人，还是骂丽云。

2

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坐落在南京下关狮子山后，挹江门畔。门前异常肃穆，高大的门棧成弧形凹进去，进出口是一个不大的门洞，门前立着两尊张牙舞爪的石狮，两个身着海军士兵军服的警卫，荷枪实弹，手握美式步枪挺胸站立。大门口还不时转悠着一位身着黑色警服的警察。

上午九点十分时，一辆崭新的黑色美国“雪佛莱”轿车

驶出海军总司令部大门，紧接一辆美式吉普跟着驶出来。一同驶上了由法国梧桐遮盖的林荫大道。

吴清云坐在“雪佛莱”的后座上，心里窝了一股火，焦灼不安。他正了正架在鼻梁上的金丝边的眼镜，又觉眼镜不清晰，摘下来要擦，被坐在身边的副官吴闵接了过去。

“总座，我帮您擦。”吴闵从身边的黑色包里拿出一块丝绒布，“总座，这是我专给您准备的。”吴闵说着动手轻轻地擦起来。

“嗯。”吴清云不在意地嗯了一声，脑子里仍想着一小时前办公室里发生的那令他气愤的一幕。

今早，吴清云身着海军白色将官军服走进了他的领地——海军总司令部。他身上金光闪烁的钮扣和中将军衔的肩章，再加上白色大沿帽上金黄色的两道嘉禾麦穗，显得格外精神。的确，海军军服比陆军中将服耀目多了。

上午八时十分，吴清云锃亮的黑色皮鞋刚踏进了打蜡地板的总司令办公室，隔壁的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就闻声赶来了。

“总座，吴副官跟您说了吧，夫人昨夜几次来电话……”

“知道了，知道了！”吴清云觉得扫兴，很不满地打断了办公厅主任的话。

“刚才夫人又……”

“我不是说知道了嘛！”吴清云恼怒地使劲地用手敲了敲红木桌面，瞪了办公厅主任一眼。

“哦，总座，刚才接到驻英使馆的电文，昨日上午移交……”

“你把电文念念。”吴清云冷冷地说。

“南京海军总司令部吴代总司令清云阁下，昨日英国赠舰‘震风’号移交完毕，现叶报如下，时间，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在英国朴茨茅斯军港举行接舰典礼。这天上午，天气明朗，在春夏之交的英国……”

“念。”吴清云很喜欢听介绍英国的文字，他不会忘记自己在英国这个美丽的国家担任两年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日子。

“春夏之交的英国，没有淫雨为患的日子，阵阵春风，更显示了英国……”

办公厅主任平日咬文嚼字地念哪那些干巴巴的文告惯了，念这种文字特别别扭。

“暮春可爱的绮丽景色！就，就是轻柔的音乐声中……”

吴清云听到这里，脑子里想像着朴茨茅斯军港昨日的盛况，仿佛身临其境，他的胖脑袋微微点了几下。

“十一时十五分，英国海军总司令福拉塞上将陪同中国驻英成天易大使同登“震风”号，检阅之后，正午，英国国旗和海军军旗在英国国歌声中降落，中国国旗在国歌声中升起在“震风”号巡洋舰的旗杆上……”

办公厅主任念到这里，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吵闹声。先是一阵乱响，接着有人大声吼叫，办公厅主任停止了读书，抬头看了看吴清云，吴清云也侧耳聆听，脸色冷峻下来。

一个声音突然穿透棕色的柳木门：“我们找总座评理！”吴清云脸变了色，他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大步向紧闭

的柳木的门走去，锃亮的皮鞋在打蜡地板上“咚咚咚”作响。

门呼地开了，吴清云瞪着牛眼，怒声责骂：“你们干什么？！他妈的，闹到我的办公室门口来了？！”

门外，几个年轻的中尉、上尉军官围着一个矮个子的中校军官。有的扭扯住中校，有的愤怒地指责着，其中一个年青上尉的领章被扯掉，耷拉在领边，似乎经历过一场殴斗。然而，当吴清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时，骚乱声嘎然而止，拉扯住中校军官的年轻军官也迟疑地松开了手。

到底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追溯到一年前，吴清云到海军走马上任时，从陆军带来一批亲信。可是，这批陆军军官都是些“旱鸭子”，对海军这个特殊兵种一窍不通，然而，却被吴清云安插在一些重要岗位上。海军总司令部第一署管人事的，第四署管财务的两个少将才能担任的署长，以及管特工的政工处长，管后勤的总务处长的位置，都被安插上他的亲信，甚至总司令部的警卫营营长，海军陆战队的大小官职，都是吴清云带来的人，吴清云的小舅子武环更当上了中校警卫营长。于是，上行下效，这些军官又弄来一批自己的心腹，海军总部大院里，一下子被陆军出身的“旱鸭子”们占领了，而正宗海校科班出身的军官们却被排挤出总部下到各舰队任职，这就不可避免地在海军出身的军官们的心里燃起一股愤怒的火焰，便他们怨恨的是，一些青年军官从海校毕业出来，六七年，也只能是个海军上尉，军阶提升控制很严，而吴清云带来的军官大多是中校以上的军衔。这样，海军总部大院内骤然增加了

许多帽子上长“黄草”^①的人，而且人事晋级大权又卡在陆军出身的人手里，青年军官们早就憋了一股火，一着火星就会燃烧起来。

今日发生的事情本来并不大。某上尉参谋早晨去总务处为另一个出差在外的参谋家属借生活费，遭到了总务处付处长谭某拒绝。瞧着这位来海军混饭吃，不学无术的中校，上尉参谋来火了，和中校顶撞起来。中校则拿出在陆军中的威风，打了上尉一个耳光，火星星终于在海总大院溅起来了。上尉立即跑到各科室高喊，挨了谭处长打。一刹时大院里象开了锅的水，年轻军官们呼地蜂拥到总务处。

“你凭什么打人?!”

“就凭你军帽上那根‘黄草’吗?”

“你必须立即离开海军总部，你在这里多待一分种，就是对我们多一分钟侮辱!”

十几个挤不进屋的参谋在院子里大叫：“叫他滚出来，滚出来!”

中校被这实如其来的反击惊呆了，煞白的脸上冒着汗，嘴里不知说什么好。人群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把他拖到总司令那里去!”

“对，拖到总司令那儿去!”人们立即响应。

接着，中校便身不主地被几个年轻军官架起来，连拖带推地推到了吴清云的办公楼，喧闹声惊动了警卫营长武环。武环结结巴巴地很在后面追向：“什么事？什么事？”并

① 长“黄草”：即指海军军官中校以上的军衔标志，帽檐上有一道嘉禾麦穗，将官帽檐上有两道嘉禾麦穗，金黄色。青年军官称长“黄草”。

没人理睬他。中校终于被揪到了吴清云办公室门前。

“你们还成何体统?! 身为党国的海军军官，光天化日竟然打到我的门上来了，这就是你们的能耐?! 有本事到前线去跟共产党打! 真刀真枪干起来，我看你们都不是个!”

“报告总座，谭处长动手打人。”一位年轻的上尉军官鼓起勇气说。

“私人纠纷，找参谋长去处理! 屁大的事情也来找我，我成了管你们拉屎撒尿的娘老子啦?! ……乱弹琴! 还站在这儿干什么，都给我滚!”吴清云怒心火中烧，嘴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那个中校谭处长，正是他走马上任时从陆军带来的心腹，原来只是个少校参谋，到了海军，却升为中校总务长副处长，而且是一个冒油的肥缺。对待这个心腹，吴清云当然不愿意处置他，因为他昨夜与丽云欢度良宵的那幢秘密别墅，就是这个谭某帮忙搞到的；但是，他又不好当着年轻的军官们的面给他撑腰，于是，他把皮球踢到少将参谋长王正周那里，他知道谭跟他的私交，决不会不看他的脸面去处置谭处长，相反，王正周还会去做几个年轻军官的工作。

可是，吴清云也隐隐地感到，几个年轻军官竟能如此大胆地揪住一个军衔比自己高好几级的中级军官，而闹到他的办公室来，假如没有后台，他们敢吗？他陡然好象悟到了什么：这些家伙是冲着我来的！好啊！吴清云心里恨恨地说，非整治整治不可！

吴清云回身走进了办公室，把柳木门狠狠地关上，余怒难消。站在一旁的办公厅主任拿着电文，欲言又止，但出于无奈，只好轻声问：“总座，勿怒，这电文还……”

“别念了，马上送《中央日报》发表！”吴清云烦躁地一摆手，然后又喝住办公厅主任，“你转告王参谋长，一定要严肃处理这几个闹事者！太不象话了，闹到我的办公室来了！”

难怪坐在“雪佛莱”轿车软后座的吴清云心里窝火哩。此刻，他从吴闵手里接过擦好的金丝眼镜，重新架在宽厚的鼻梁上，长嘘了一口气。然后，他闭上了眼睛，嘴里蚊蝇般地念叨着什么。吴清云自幼信佛，每当遇到不舒心或急难事时，他总是学着庙里的和尚，闭目静思，用以扫除邪念净化心思。他常常自慰：要不是佛主保佑，他这么一个江西山沟沟里的穷娃子，能在这十八个春秋里，如此逢凶化吉，飞黄腾达，爬上这个总裁得宠的海军总司令的宝座？

今日，他是不愿意带着这种倒霉的情绪去见蒋介石的。

3

吴清云乘坐的“雪佛莱”轿车驶出海军总部十分钟后，已经绕过国府路飞驶在黄埔路上，很快便拐进了黄埔路的国防部大院。大院里寂静无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坐在车里可以听见汽车轮胎磨擦水泥路面的沙沙响声，一直闭着眼睛的吴清云凭着直觉，知道蒋介石的主席官邸就要到了。他的神经开始绷紧了。不知是条件反射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每次前往“主席官邸”周身都会产生一种紧张感，今日这种感觉格外强烈。

“雪佛莱”轿车缓缓绕过国防部大礼堂，在一座乳白色

的西式洋楼前平稳的停住，吴闵先跳下车，从车后转过去给吴清云打开车门，吴清云下了车，伸手看了看手表，离召见时间还差五分钟。他正了正帽子和军服的衣领，迎着走上前来的一位蒋介石的侍从副官走去。

“吴总司令，请进，主席已经在等您了。”侍从副官笑脸相迎。

吴清云早已习惯从侍从副官的脸色去揣度蒋介石的情绪。一年前，蒋介石决定由他担任海军代总司令时召见他，侍从副官比平常接待他时，笑意保留在脸上的时间长了，哈腰的角度变小了，话语中流露出讨好的味儿。今日看待卫官的笑脸，他猜测老头子的情绪在好转。

吴清云又整了整海军中将的白色军服，挺胸迈开军人的步子上台阶，由另一位穿着海军军服的侍从副官引导穿过会客室，进入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在门口，他站住了，看见套间里，穿着军便服的蒋介石正在用浙江官话接电话。

“知道啦，你们找个时间，宴请一下顾问团，我就不参加啦，要知道，东北战局形势的扭转，就在此一举啦，好啦，有话回头再说。”

吴清云见蒋介石挂上电话，便脱下军帽向蒋介石行了个室内军礼，然后口称“校长”。蒋介石平生中最爱听的称呼就是校长。自他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后，国民党的所有大小军事院校，他都任校长。在蒋介石的“核心豆瓣”^①四种成份里，军校就占了两项。

① “核心豆瓣”：即指（黄埔军校）浙（浙江人）陆（陆军大学十三期）一（老一师，蒋北伐时的嫡系）。